

谈资产阶级法权

上海人民出版社

谈谈资产阶级法权

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 编写
复旦大学 红 宣

上海人民出版社

谈谈资产阶级法权

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编写
复旦大学 红宣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日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32 1/32 印张 2.875 字数 60,000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171·285 定价: 0.17元

毛主席语录

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毛主席语录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

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邓小平是资产阶级法权的卫道士

(代序)

《谈谈资产阶级法权》这本小册子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付印以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发展，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量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罪行。因此，当本书正式出版发行的时候，很有必要写篇代序，对邓小平这方面的罪行予以清算。

在平等口号掩盖下实行不平等制度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条件，是党内资产阶级安身立命的肥沃土壤，也是丧失了生产资料的老资产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正如列宁指出的：“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党内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邓小平本身，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毒菌，而且深深地根基于这个基础，靠着它过活。邓小平对资产阶级法权就象苍蝇叮臭肉一样，是死死盯住不放的。离开了它，他就不能生存，也无法使大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从资产阶级法权这块土壤上生长出来，扩大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正是这个原因，邓小平把资产阶级法权当作自己及其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命根子，如同《红楼梦》里贾政之流把系在贾宝玉颈上的那块“通灵宝玉”当作命根子一样。邓小平从重新工作到垮台时间虽

短,但在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方面,可说真是做到了“拚老命”,不遗余力。对现存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扩大它;对已经被取消了的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恢复它;甚至自己这辈子躺在资产阶级法权上享乐还不过瘾,妄图把它世代代传下去,充分暴露了他一副资产阶级法权卫道士的狰狞嘴脸。

为了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散布了种种谬论。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邓小平这个反面教员居然摆出一副教师爷的架势教训起我们来了。那么,很好,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从来是不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的。既然邓小平大谈“基础论”,我们就和他辩个明白。

无产阶级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基础和条件。建国以来,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从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到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都是靠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继续革命,大力发展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不正是因为“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吗?我们手里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这个强大的物质力量,就不怕资产阶级造反,就可以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限制,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当年巴黎公社在历史上只存在了七十二天,然而,公社的英烈们依靠第一个工人政权,在限制资产阶

级法权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也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有效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可见，我们只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就能不断铲除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铲除能够产生（必定产生）雇佣奴隶制、群众贫困和富人大发横财的肥壤沃土”（列宁：《被旧事物的破灭吓坏了的和为新事物而斗争的》），为资产阶级的彻底灭亡和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创造条件。

邓小平所讲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物质基础”，显然不是指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力量。他指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呢？这点，他在一九五八年学着赫鲁晓夫的腔调表演双簧时讲得很清楚：那就是“每家都有一辆自行车，一台缝纫机，一台电视机，每人每年六十斤肉，每天半斤苹果，再加二两白干”。这比赫鲁晓夫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似乎又要“丰富”一些了。按照邓小平的逻辑，我们现在没有他所要求的“物质基础”，就不能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限制首先要把“物质基础”搞上去。这样一来，他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刮十二级经济台风”来搞生产，把生产提到纲的地位，压倒一切，以目代纲，以目乱纲，自然就有了理论根据；他以搞生产来压革命，破坏革命，也就名正言顺，岂不美哉！真可谓痴人作梦，越作越甜了。难怪他睁眼说瞎话，攻击现在工业农业“发展不快”，工厂“企业亏损”，农业“拖了工业后腿”，“科研没有上去”，“问题相当多”，“积重难返”了。原来他要步赫鲁晓夫的后尘搞假共产主义，真资本主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当然不合他的口味。只有搞“三项指示为纲”，在阶级斗争

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的烟幕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让资本主义来一个大发展，他才心满意足。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丰富，人民生活的集体上升，只有以阶级斗争为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才有可能。而邓小平开列的这张假共产主义的“半斤苹果”加“二两白干”的清单，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如果按照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搞下去，大发横财、享尽荣华富贵的，只能是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那时，他们岂止每家有一辆自行车而已，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高级小轿车不是就有一长串吗？而对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对不起，非但这个“机”那个“机”可望而不可及，而且肯定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一贫如洗。

“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邓小平为了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又捧出他的“功劳簿”来了。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社会典型的资产阶级法权。正如列宁所说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国家与革命》）虽然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中，我们还不得不实行这种形式上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制度，在政策上允许劳动收入的差别，八级工资，不管你家里人多人少，但是我们清醒地看到这种现存制度中的不合理因素，自觉地去限制它，不是扩大差别，而是要逐步地缩小差别，防止两极分化。邓小平叫嚷“多劳多得”不是资产阶级法权，把它奉为神圣，捧成绝对合理的东西，这是直接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唱反调，其罪恶目的就

是要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保护党内资产阶级“大官”们的利益。不是吗？邓小平到处牢骚满腹地叫嚷什么：“过去几十年，……我们是出了力的，是有份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好一个“出力”外加“功劳”、“苦劳”、“疲劳”，在这里，邓小平这个政治掮客的投机商嘴脸不是自描自画得清清楚楚了吗？他把他们那一伙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扮成“功臣”，把投奔革命当作入股，把商品等价交换的原则搬入党的政治生活，“出力”就要拿钱，以“功劳”、“苦劳”、“疲劳”伸手向无产阶级索取“高报酬”。在邓小平看来，他们这伙修正主义的“大官们”，能力最强，贡献最大，“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他们压在天平的一端，必须投以重金，才能与他等价。这些人，“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他们要象资产阶级一样，“竭力把事情安排得能够使他们象以前那样靠别人的血汗‘吃得饱饱的，睡得香香的，过得好好的’”（列宁：《政治鼓动和“阶级观点”》）。邓小平口口声声地大讲这个“劳”，那个“劳”，无非就是让搞修正主义的“大官”向党和人民大“捞”一把，以便靠别人的血汗，“满意而舒服”地大享其乐。事实上，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无不是通过某些合法的和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侵吞和挥霍大量的社会财富，吃剥削饭，当官老爷的。这是什么“多劳多得”！分明是用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法，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变成走资派的所有制。要说“功劳”与“苦劳”，邓小平在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为“大官”们攫取更多的财富方面是确实有一番难言的“功劳”与“苦劳”的！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太死，限制死了要掉下来。”邓小平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所取得的伟大胜利，简直是仇恨到了咬牙切齿的地步。他象泼妇骂街那样，恶毒地攻击我们限制得“太死”、“要掉下来”，真是气势汹汹，猖狂之极。

邓小平污蔑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太死了，就是指责我们文化大革命搞得过份了。真是过份了吗？不！文化大革命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伟大斗争的一部分，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来说，对于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来说，还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从我们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对资产阶级法权的限制决不是“太死”了、过头了，而是还远远不够，广大革命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一定还会创造出许许多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措施来。毛主席说：“只有充分地发扬先进的东西去克服落后的东西，才能使社会前进。”社会主义社会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同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我们能不去发扬先进的共产主义的因素，不去扶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生事物，而听任衰亡着的资本主义泛滥，让资产阶级法权万古长存吗？绝对不能！可爱的先生们，你们“太死”、过头之类的吓唬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就是要批，就是要限制，就是要与你们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决不能让你们这些党内资产阶级躺在资产阶级法权上舒舒服服地搞资本主义复辟。

其实，所谓“太死”、“要掉下来”云云，只不过是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的反革命进军号而已。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措施，触到了邓小平之流

的痛处。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大批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着重要意义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蓬蓬勃勃地生长和发展起来，这是革命人民拍手称快的大好事，而对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则是大难临头，犹如面临灭顶之灾，怎么得了？他预感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越壮大，他们的丧钟就敲得越响，所以，必欲置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于死地而后快。你看，邓小平一类污蔑老、中、青三结合是“三凑合”，竭力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排斥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攻击革命样板戏是“一花独放”，是“雷同化的根源”；胡说赤脚医生水平低，合作医疗是刮“共产风”；反对工农兵上大学，妄图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一统天下，叫嚷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等等。邓小平从维护资产阶级法权的角度，用刘少奇、林彪也包括他自己搞的修正主义那一套去衡量一切，对今天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怎么看都不顺眼。一句话，什么都“太死”了，非翻案不可，非算账不成，铁了一条心要扭回去，扭回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去。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邓小平攻击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太死”，刻毒地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天要“掉下来”，是由其反动阶级本性决定的。但历史是无情的。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我们的国家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斗志昂扬，我们的事业欣欣向荣。真正要“掉下来”的只能是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样一些死抱住资产阶级法权不放的政治

垃圾。我们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无产阶级的天是永远掉不下来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社会主义的艳阳天在进一步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中将更加光辉灿烂。

“根本脱离实际，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邓小平妄图用超越革命阶段的谣言蛊惑人心，来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打下去。在这里，邓记谣言公司兼营起制帽业来了。然而，所谓“根本脱离实际”、超越革命阶段的帽子是戴不到革命人民头上的。

马克思主义者既是不断革命论者，又是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对于资产阶级法权，我们既要承认它，又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不能任其发展和扩大。如果不对它加以限制，任其发展和扩大，就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助长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活动，不但不可能向共产主义前进，而且还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我们是共产党人，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的战士。在民主革命阶段，我们有责任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肩负着支持共产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重任。如果说这就叫做“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那么，我们是搞定了。至于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我们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只有通过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逐步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才有可能。现在我们还不行，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政策。这个问题本来是很清楚的，为什么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一看到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要跳出来诬蔑呢？说穿了，这不过是胡风们“以攻为守”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说人家刮“共产风”正是为了掩盖自己

刮“资产风”，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然而，谣言和诡辩无损于正义事业的一根毫毛。刘少奇、彭德怀之流不是曾经攻击人民公社“是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妄图扼杀人民公社制度于襁褓之中吗？结果如何呢？人民公社的金桥架遍祖国大地，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喧嚣却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邓小平又在攻击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是“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了，其结果难道不是与刘少奇、彭德怀一样吗？！

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追随刘少奇，一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重新工作之后又与无产阶级在限制与反限制问题上进行了一次严重较量。斗争的历史经验一再告诉我们：对待资产阶级法权是限制还是扩大，是鉴别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凡是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凡是扯起修正主义杏黄旗，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党内资产阶级，必然要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以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无论是谁，他搞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向党内资产阶级演变；他顽固地坚持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必然会变为走资派，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党内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就是处于如此尖锐的阶级对立之中，在这点上，来不得半点含糊。

与邓小平的这一次较量还说明，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只要阶级、阶级斗争存在，只要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就不会停止。一个党内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的倒台，决不等于斗争的结束。刘少奇倒台以后，林彪继承

了刘少奇的衣钵，大搞“官、禄、德”，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扼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生事物。林彪葬身沙丘之后，邓小平更是继承刘、林的失败事业，变本加厉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次又一次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事实向我们敲了警钟：邓小平的倒台，并不是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限制与反限制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进一步深入的表现。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只要这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还存在，就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我们决不能放松警惕，要充分作好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党内资产阶级一次又一次跳出来反对我们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并不是说明他们有力量。恰巧相反，这说明他们日暮途穷，正在作垂死挣扎。新兴的无产阶级最有力量，前途无限光明灿烂。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必然要战胜衰亡着的资本主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无产阶级要彻底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取得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的彻底胜利，必须要加强同邓小平一类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我们坚信，通过我们若干代无产者的坚持不懈的斗争，资产阶级法权将一定会被送进历史博物馆，与青铜器、手摇纺纱车陈列在一起。

目 录

(一)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	(2)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必然性	(13)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存在资产阶级法权 是不可避免的	(13)
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	(17)
资产阶级法权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 还严重存在	(23)
资产阶级法权在分配方面还占着统治地位	(29)
(三)社会主义社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性	(33)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 限制与反限制的经验教训	(33)
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建国后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内容	(53)
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斗争进行到底	(63)
(四)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72)
认真看书学习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	(7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77)
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	(80)
做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彻底决裂的模范	(83)

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犹如光芒万丈的灯塔，照遍祖国四面八方。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中，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认真看书学习。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是学习讨论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是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批判《哥达纲领》时提出来的，到现在已经整整一百年了。一个世纪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经验。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重要指示，正确地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对待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贯彻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反修防修，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是什么？它在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不可避免？为什么对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怎样广泛地进行共产主义的思想教育，不断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我们上钢五厂工人理论小组和复旦大学大批判组的部分同志曾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学习讨论，下面是我们学习过程中的一些体会。